



秋天的望江楼 冉玉杰 摄

秋高气爽、一叶知秋、秋月寒江、秋收冬藏……秋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有着独特又深沉的情结。秋是静的，少了盛夏的酷热与喧嚣，让人们那颗躁动的心能够平静下来；秋也是动的，人们带着期盼与希望，在田野、在山间、在溪谷……将一年的辛勤耕耘收入囊中；秋是喜悦的，无论是“秋入云山，物情潇洒。百般景物堪图画”。抑或是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都透出了古人对秋的喜悦；秋也是悲伤的，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一诗传唱千年，将古人伤春悲秋的情感推到了顶峰。

秋天从立秋开始，三候依次为：“一候凉风至；二候白露降；三候寒蝉鸣。”每一候，气温都会发生变化，每一候，古人都会有对应的庆典与活动…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每个秋季，古人都很忙。

迎秋 从官方来到民间

天时，在古代是第一等的大事，对于朝廷来说，要顺应天时，承天之运。每逢季节变换，天子都会携三公九卿与诸侯大夫，到四郊去迎新。至于秋天，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季，更是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从周代开始，周天子就带着文武百官到西郊迎秋，并举行祭祀少皞、蓐收的仪式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：“立秋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以迎秋于西郊。”迎秋的祭典非常讲究，穿哪种规格的服饰、奏怎样的乐曲、流程是怎样的，都有着严格的标准，以体现朝廷对天运的尊重以及对民生的关注。

迎秋盛典结束后，天子回朝后还要举行盛大的犒劳军队的仪式，而古代大规模的选兵练兵也大多是在秋收之后展开的，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兵者的肃杀之气与秋天调性相契合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兵卒作为百姓家的壮劳力，也只能在秋收之后才有充足的时间来参与军事训练。

到了唐宋时期，迎秋已经不再是官方的“专利”，而是逐渐从“王谢堂前燕”飞入“寻常百姓家”。民间会根据当地和自身的条件，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，比如秋忙会、秋社节等。

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成都的“十二月市”。北宋赵抃在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中明确记载了“成都十二月市”：“正月灯市、二月花市、三月蚕市、四月锦市、五月扇市、六月香市、七月七宝市、八月桂市、九月药市、十月酒市、十一月梅市、十二月桃符市。”

这其中，七月七宝市、八月桂市、九月药市是属于秋天的专属集市。在这三个秋季集市中，七宝市属于特例，因为我们很难从名字上看出它到底卖的是什么？

“七宝”，本是佛家用语，指的是七种珍宝。对于民间而言，古代珍贵的货物，多以“七宝”命名，如七宝萎、七宝兰干、七宝钟、七宝簪等。关于成都“七宝市”的记载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，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“唐僖宗乾符六年（879年）甲子，（西川节度使崔安潜）出钱千五百缗，分置三市。”胡三省注“三市”则言：“成都城中鬻花果、蚕器于一所，号蚕市；鬻香、药于一所，号药市；鬻器用者号七宝市。”

正是因为民间对七宝的定义，是泛指百货和各种奇珍异宝。因此，后世推断成都的七宝市并非单一品类的集市，而是囊括了日用百货、奇珍异宝的大型综合性集市，堪称古人秋季的“购物节”。



成都绚烂的秋菊 刁觉民 摄

古人在秋天有多忙？



《唐人秋猎图》张大千

秋 闱 学子的晋身之阶

古代的秋季，每隔三年还有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，那就是“秋闱”。

从隋唐开始，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渐完善与普及，朝廷取士已经不再局限于世家豪门，而是将目标扩大到了全天下的人才当中，这也使得平民百姓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梦想有了实现可能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科举取士制度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，基本固定了科举考试的模式。第一考为“院试”，通过考试的考生，可以获得“秀才”的身份。

第二考为“乡试”，虽名中有乡，但实际上是省级的考试，众多秀才

每三年就可以参加一次“乡试”，通过者能够获得举人的身份。乡试的考试日期是在农历八月的秋季，因此也称为“秋闱”，地点在各省城的贡院。清代成都的贡院，就位于今天四川科技馆附近。

第三考为“会试”，这就是全国级的考试了，于乡试的第二年举行，考试时间是春季三月，因此也被称为“春闱”，中试者基本上走一遍殿试的流程后，就会获得进士或同进士的身份，然后就能直接做官了。而殿试的第一名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状元。

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作《儒林外史》中，“范进中举”便是与“秋闱”有关的故事之一。在科举考试中，“秋闱”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从《范进中举》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，范进还是秀才时，他的岳父胡屠户经常嘲讽他：“我自倒运，把个女儿嫁与你这现世宝，历年以来，不知累了我多少。”当范进中举后，胡屠户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变：“虽然是我女婿，如今却做了老爷，就是天上的星宿。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！”

对于民间而言，举人不仅意味着全家免税，而且还能当官，相比遥不可及的“春闱”，反而是近在眼前的“秋闱”更加接地气，也值得关注一些。

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，陶渊明更是爱菊如痴，那首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道出了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。到唐代后，文人墨客对菊的观赏角度更是多元化起来，在元稹眼中，菊花有着无与伦比的美感，因此他写下了“秋丛绕舍似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至于黄巢，他眼中的菊花则是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在这些文字中，透露出了一派豪迈与肃杀。

与金黄色菊花相互映衬的色彩，是来自秋季红叶的灿红，当秋季来临，层林尽染之时，古人也喜爱徜徉于红叶黄花之间，感受那来自大自然的美丽。杜牧在《山行》中将这一场景描述得淋漓尽致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

《竹菊图》张大千

“吃”秋 美食美酒贴秋膘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也是一年里食物种类最丰富的季节，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下，不把秋“吃”到肚子里，怎能对得起美食美酒的丰盛？

在中国，几乎各地都流行贴秋膘的习俗，俗话说得好：立秋到，贴秋膘，冬去春来身体好。至于吃什么、怎么贴？那选择面可就太大了，让人意外的是，最受古人欢迎的秋季食品之一，竟然是西瓜。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载：“立秋前日，陈冰瓜、蒸茄脯、煎香薷饮，院中露一宿，新秋日阖家食饮之，谓秋后无余暑疴痢之疾。”《清嘉录》中有“立秋西瓜”记载：“立秋前一月，街坊已担卖西瓜，至是立秋日，居人始荐于祖祢，并予以相馈赠，俗称‘立秋西瓜’。或食瓜饮烧酒，以迎新爽。”对于西瓜这种量大管饱、甘甜爽口的水果，古人可谓喜到了骨子里，还给秋季吃瓜赋予了一个独特的名号——“咬秋”，与春季吃萝卜的“咬春”相互呼应。

但是光靠吃瓜，是很难贴上秋膘的，因此古人主要的贴秋膘手段还是各种大鱼大肉，古人最主要的肉类是羊肉，猪肉以及其他动物的肉，至于牛肉则相对少见，这是因为耕牛是重要的农耕劳动力，不能轻易宰杀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贴秋膘的时候，一起吃饭的人也有讲究。那就是要和比自己胖的人一起贴，在古人看来，这样

吃饭才能迅速达到与同食者相同的体重。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物资的丰富，今天的人们虽然也要贴秋膘，但更注重营养均衡，并不至于追求大鱼大肉了。

秋天的另一大美食，就是蟹。中国人吃螃蟹最早的记录能追溯到《周礼》，上面明确地记载了周天子祭祀用的食物中就包括蟹。到了唐宋时期，吃螃蟹已经成为一种风尚，各色以蟹为主角的菜品层出不穷。成长于四川的诗人李白就是资深“蟹饕”，他在螃蟹美味面前，情不自禁，陆续写下了“摇扇对酒楼，持袂把蟹螯”“蟹螯即金液，糟粕是蓬莱”等诗词，盛赞螃蟹的美味。宋代另一位四川大文豪苏东坡也不遑多让，吃螃蟹吃到兴致来了，大笔一挥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《丁公默送螯蟹》：“溪边石蟹小如钱，喜见轮囷赤玉盘。半壳含黄宜点酒，两螯斫雪劝加餐。蛮珍海错闻名久，怪雨腥风入塞寒。堪笑吴兴太守，一诗换得两尖团。”

从苏东坡的诗里不难看到，古人吃美食之余也要饮酒，而秋季也同样是畅饮美酒的季节，特别是桂花酒、菊花酒这样的时令美酒，更受古人青睐。一方面桂花酒、菊花酒有着令人沉醉的花香；另一方面，酒与花的融合，让金灿灿的琼浆玉液与金黄色的秋天相得益彰，透着一股文雅气。

玩秋 登高赏花忙不停



名声在外的成都人民公园菊展 刁觉民 摄

成都从古至今都是一座爱菊之城，菊盛之城。早在汉代，成都就有菊花种植，在蜀郡守文翁所建的石室书院内，就曾发掘出菊花浮屠。宋人景焕撰《牧竖闲谈》记载：“蜀人多种菊，以苗可采，花可入药，因旧悉植郊野。”到了清代，秋季的成都，更是被金红相间的菊花所环绕。据民俗专家刘孝昌介绍，那时

成都三洞桥、东郊，还有龙爪堰遍布花农，光三洞桥周边的菊花花农就有200多户。其中最著名的花农当属《成都通览》中提到的朱懋先，此人曾经种植过上万株菊花，品种上千，如深紫、墨紫、金红、朱砂香菊等，这些菊花成为后来人民公园菊展中名贵品种的来源。

除赏花外，秋季同样是登高之时。古代文人逢秋爱登高，登高须饮酒，饮酒必赋诗。诗圣杜甫就曾登高望远，写下了《登高》，其中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等诗句成为传世经典，吟唱不休。

成都人虽然同样爱在秋日登高，但大多数人却是在城区里完成这个仪式的。据刘孝昌介绍，百年前成都人登高，最主要的去处是老成都的城壕，那里熙熙攘攘，市井美食遍布，生活气息浓郁。市区里另一个登高点，当属望江楼，文人聚会，颇为青睐登高望江楼，他们在那里饮酒赋诗，雅趣十足。

此外，成都近郊的狮子山、天回山、凤凰山、修觉山等，秋天晴时也会聚满了游人，让秋季登高成为老成都人最难忘的“狂欢日”。



《溪山秋色图》北宋 赵佶



本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